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亾也小事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茫。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茲然乎若是者必亾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宂。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宂亾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賚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也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簒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巳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

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

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夗夗生生。因天地之形。(夗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濆動亂也)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也　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　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　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　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　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　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　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　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　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

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致其權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旣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貿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按當作毋使民徑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

吳初刻

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

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諺姦言姦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

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令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間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於譏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貲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爲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譏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貲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

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同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姦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廷惠

夫目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匈胸臆也注非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天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識訛職

埶當作勢古字　按識當作百官論職乃字有闕訛

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　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　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　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　夫國有四亾。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　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　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　不爲惠於法之内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　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私也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 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 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 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按是下脫故字匿字爲句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濫故易

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令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賢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

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

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

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卽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伯不務積而務于

按別本註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覇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斬足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

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
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
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𠶷。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

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
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
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遷物
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

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

（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

按當作意以先言

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

按和當作知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强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晬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

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静。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静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踈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

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適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

則怠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亾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雜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

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卽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所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亾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賚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賚其一分不可為定數知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徧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外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 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 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 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 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 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 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 來

澤作釋舍也

者騖距。騖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 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 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 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 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

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强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今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梟已疵

獻胙〔祝，祝史凫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巳疵。祝鳧巳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

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

視。闟住立貌 瞠驚視貌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 謂贊引渡水者 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毁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徵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徵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終



